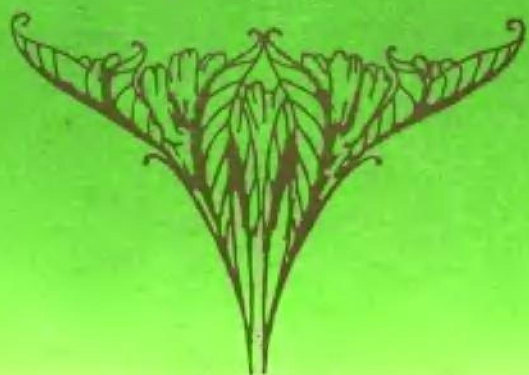


王林选集

上



王林选集

上

百花文艺出版社

王林选集(上)

王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6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3 字数265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

ISBN7-5306-0638-7/I·336 定价: 0.50元



作者一九八四年摄于芦沟桥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manuscript or a collection of notes. The text is dense and appears to be in Chinese character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The columns are arranged from right to left, with the rightmost column being the most prominent. There are some larger characters or headings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indicating the start of a new section or a title.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historical document or a personal journal.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王林同志，是一位有着丰富革命经历、在战争年代成长的老作家。

三十年代初期，他就参加左翼文艺活动，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并出版过长篇小说《幽静的陈庄》。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他在“堡垒户”的地道口写出了长篇小说《腹地》的初稿，建国初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还陆续创作出版了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站起来的人民》；反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一二·九进行曲》；反映西安事变的长篇小说《叱咤风云》。

这部选集是由王林的中短篇小说、剧本、散文、特写与理论文章选编而成。上下两册，分为四卷。每卷多以作品创作时间顺序编目。

第一卷：编入一九三四年到建国初期的部分短篇小说；

第二卷：选编两部中篇小说；

第三卷：编选了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七年所写的剧本的一部分；

第四卷：选了作者创作的部分散文、特写与理论文章。

从选集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战斗足迹，感受到时代的风

云，它展示了作者多方面的文学才能。

我们特邀张学新同志参加编选工作，他对作者未经正式发表的作品和原稿做了认真校正，并写了《后记》，特表示谢意。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年6月

序

吕正操

王林同志，一名攷，别署隽闻，河北衡水县人。幼年就读于北平今是中学，后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爱好创作，时常发表小说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及《国闻周报》文艺栏，此二刊物，皆系沈从文先生主编。不久，又出版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一书。

王林于创作之同时，即从事革命工作，京沪、平津，均有其足迹。曾参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继而入东北军学兵队，参加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抗日军兴，余率部回师北上，于安国初识王林，疑为田舍子弟，敦厚淳朴，童颜笑面，印象尤深。后得知他与孙志远早于北平相识；与黄敬于大学期间，为从事学运之同窗好友。因之余及黄敬、孙志远每与王林相聚，总是谈笑风生，别有情致。

王林组建冀中火线剧社，并任社长。自编、自导、自演，工作认真，不辞辛苦。于抗日宣传及平原文艺工作之开展，功效甚著。后又主编《冀中一日》一书，成为冀中一代文献，直至今日，仍为海内外有识者所珍视。

王林为人开朗，富有风趣。能接近群众，妇孺多识其名。从抗战至解放战争胜利，他始终在冀中坚持工作，誓与故土乡亲共存亡，不愧为冀中人民的好儿子。他长年累月走乡串户，熟悉地方风土，所知掌故最多，有冀中活字典、活地图之称。所著长篇小说《腹地》，反映冀中区军民，于敌寇“五一大扫荡”之时，艰苦卓绝战斗情景，真实生动，可歌可泣，富于史料价值，早已为评论家所称许。在文艺思想上，他坚持现实主义道路，推崇鲁迅先生，终生不渝。

现在，大家正写革命回忆录，方期借重他的笔墨，多传冀中抗战之史实。不幸于1984年7月2日，奄然遽逝。当年战友，闻之无不感伤。兹值他的小说戏剧选集即将出版，刘燕瑾同志索序于余。余不文，对他的全部文字生涯，不能作系统的评述，聊记梗概，作为对王林同志的纪念。

余又认为：此书虽系选集，非其全貌，然读者仍可从中窥见作者孜孜不倦，对文学事业所作之探索与追求；亦可窥见作者对民族解放事业，所表现的热诚之心。

1986年1月31日

目 录

第一卷 短篇小说

五月之夜·····	3
十八匹战马·····	12
火网下的一天·····	28
一个美的矛盾·····	41
最后一分钟·····	44
家庭会议·····	53
花 果·····	69
神童小翻译·····	87
伊田和小宋·····	99
金 达 莱·····	112
这 年 头·····	125
怀臣的胡琴·····	137
龙王爷显圣·····	148
小粮贩陈二黑·····	154

第二卷 中篇小说

五台山下·····	167
女 村 长·····	235

第一卷

短篇小说

五月之夜

一个五月的黑夜里。刮了一天的红眼风煞住了，满天却变成阴郁的愁云。荣军辛大刚从深武饶安地区突围出来，到深安路旁已经伸手不见掌的黑了。摸着瞎过了公路，朝西北走了很多时候，估量着该离本村不远了。同时，北边河沿上的火光越来越分明，火焰和爆发起来的烟烬几乎也可以看的出来了，这道火光沿着滹沱河东西蔓延着，像一条东西看不到头的火龙。他想进村仔细打听打听河沿上的情况，可是又不敢冒然闯进去。犹疑不定地慢慢往河沿方向挪动时，忽然发觉了道沟旁的麦田地里躺着很多人。他们有的在呻吟，有的在暗暗哭泣。大刚就过去一看，有的脸上蒙着绷带，有的面黄肌瘦，仿佛病势沉重，只剩下奄奄一息了。他问他们是干甚么的？他们勉强扭过头来，用焦躁和疑惧不安的眼光看看他，却没有人肯回答。大刚又往周遭一看，横竖躺卧的一大片，几几乎有二百多，于是他猜疑这一群都是伤病员，在敌人疯狂“扫荡”下，看护员照顾不了，抛下他们光顾自己逃命去了。他也曾经受过重伤，躺在担架床上，需要人家救护；他也更加知道在这种灾‘危’苦难下，心里是多么凄惨和哀痛！于是禁不住滴搭滴搭滚下同情的热泪来了。

他愤怒得眼里冒着火星子，恨不得将那些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走的工作人员们一把抓回来，张嘴咬他们两口，一拳打出他们的脑浆子来。

燃烧似的脑子一冷静，大刚忽然听见前面有人小声私语，像纷纷商讨什么。他一直奔往那里，果然是堆积着男女一群人。他们不是病号，也不是伤员，正是看护、医生和一切后方医院的工作干部们。他们并没有抛下伤病号开小差，他们架着、背着、抬着不下二百多轻重伤病号，跟敌人的机械化兵团周旋了两天了。

大刚听着里边有的语声很耳熟，而特别听清楚了面朝西北坐在沟沿上的章所长。

“这不是章所长吗？”大刚鲁莽地问。

“哼！”他们都一惊，而章所长忙问道：“你是谁？你……”

“我是荣誉军人辛大刚，还记得不？住过所养伤。”

“记得！记得！”回应者不只章所长一人。“你怎么……”

大刚向他说了自己今天在深武饶安地区突围的经过，就问这边情况道：

“听说这边敌人明天一定要搜洼，为甚么你们还在这里呆着？”

“谁乐意在这里呆着呢！”章所长着急地答道：“不是弄不清河北的情况吗！上级指示我们无论如何今天要跳出圈子去，转到河北敌人犬‘扫荡’的外线去，将伤病员分散开，坚壁在群众里。可是敌人把滹沱河封锁住了，一个火把后边一架机关枪，专等我们过去了扫射呢！”

“怎么！”大刚一惊，“真的一个火把后边一挺机枪？”

“都那么说呢！”

“没有过去探一探吗？”

“谁敢过河走近去探呢？派出去多少人，都半路上跑回来了。”

大刚一愣，略微思量了一下，立即慷慨地答应道：

“我去！”

说了立刻开腿就往北走。所长忙站起来追上去问道：

“你一个残废怎么倒行呢？准有把握吗？”

“把握是一点也没有的，”大刚蔑视一切危险地微笑着答道：“可是，不冒一下险行吗？今天晚上转移不到外线去，明天敌人一搜洼，这些伤病员不都叫敌人抓去，活活地致死吗？”

“不用说叫敌人抓捕了去，就是再在洼里冻一宿，连渴带饿地晒一天，就都交代了。”

“那么，这样看来，”大刚那浓眉一皱，肯定地说道：“只有冒险过去看看，回来马上想法突围了！”

“不要先冒险，再商量商量，看还有别的地区能够跳不？”

“快天亮了，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大刚像在军队上一样，决断地发火了：“再一说，路东扫荡的比这里还厉害，西边是敌人的蚕食区，沧石路南，你们熟吗？再一说，沧石路离这里有五六十里，等我们把伤病号转移到那里，天就得晌午了！”

所长愁闷得抬不起头来了。

“不能再迟疑不决了，”大刚又接着说道：“我过去哇！”说时就动身，“你们估量着我淌过去的时间，假若有机枪扫射我的声音，那么你们就不用再等我回来了，你们就赶快另想办

法好了。若是没有事，那更好，我叫些人来，或者探清河北敌人的配备情形，回来想法过去。”

“只要弄清河北敌情了，我们就有办法过去。”章所长追着大刚说：“你河北熟吗？”

“我村就在河北河沿上。”

“这还好，这还好。”

老母亲似的章所长这才微微放心。而大刚的勇健的身影，却摇摆的朝着一片火光的河坡走去了。

“哒哒……”

大刚悄悄地一下河坡，迎面忽然响了一梭子机枪声，仿佛就是专瞄着他打来的。他本能地急忙卧倒，静静地伏在沙滩上，心里暗暗想道：

“哈，他妈的，敌人已经发觉了我啦吗？”

静悄悄地呆了一会儿，枪声没有继续发作，但别处，远近不同的仍有机枪扫射声。他仄着耳朵听着，忽然回忆起方才那机枪声，脆亮而带着飘空的水音，不像对岸埋伏着敌人朝这里作近距离扫射的，只是夜间寂静，所以才觉得枪声那么响亮，跟瞄着自己打来似的了。

他抬起头来瞭望对岸，对岸的火光还是那般呼呼地燃烧着，因为离近了，一堆一堆的火头都分清楚了。一堆火距离一堆火，也就是十几丈远，每堆火前总有三四个人影时隐时现，出没无常。大刚根据着所长的报告，以为那即是打埋伏的敌人。可是后来仔细望了会儿，看出他们穿着便衣，又看出他们直往火堆上添柴禾。这才分清他们是老百姓。

这些穿便衣的老百姓是敌人化装的，还是在别处抓来的忠于敌人的民伕呢？却不能看的出来。在火堆后边是否像他们所

报告的架着机关枪呢？更不能观察出来。大刚是有决心为那些为革命流血、为民族积劳成疾的二百多伤病员们，探出一条脱险的道路，但是牺牲不等于完成任务。所以他不肯轻易冒险过去。他仍然静悄悄地爬在沙滩上，仰着头聚精会神地观察着对岸，希望从对岸的火光里窥测出什么裂缝来，或者创造出一个出奇制胜的魔术来。

“啾啾……”报晓的公鸡，在寂静的远处村庄里叫了一声，附近各村的鸡啼，接二连三地传来了。

大刚听见鸡叫的声音，心里可慌了：“不能再迟延了，时候不允许了，即便能够顺利过河，好几百伤病号也得相当的时间才能过完；过去之后还得分散在各村安排下呢！况说：若是发生个意外呢？——”于是他急忙匍匐前进，进到了河边沿上。河水像火烧云一样通红，有时在彩霞般的波纹上映照出个黑色人影子来。大刚抓起一块泥向水里一掷，试探他们的反应。他们听见了河中的水声，果然有一个人惊异地小声问道：

“甚么呀？”

附近那个人转向河水，看了看，才慢慢答道：

“许是鱼打溅的。”

河水更容易播音，他们的话声，大刚都听得很清楚。他高兴起来了。因为他从他们的腔调上听出他们是附近这几个村人来了。于是大刚更大胆地往水里抛了块泥片。

“是鱼打溅的？”先前第一个说话的，又小声问道：“这一会有这么大鱼？别是你投的吓哄我的吧？”

“小狗子，是真的，我没有投！”

大刚一看第二下也没有惹起大祸来，而且那两庄稼人说话很自然，于是推测火堆后边未必隐藏着敌人。若有，也一定离